





叙公槐集



公槐集者茂苑現聞姚先生立  
朝文稿也先生救時之業未竟  
在茲先生經國之志不朽亦在  
茲今讀其文思其人悲其遇不



能不為廢書而嘆也先生自總  
角名滿天下弱冠而與舅氏湛  
持文先生德業相高海內以其  
甥舅間起為鳳皇之來巢閣而  
麒麟之出遊苑也姓名未有詔

於朝推公輔者指必先屈之而  
先生頓挫名場逡巡強仕始登  
朝籍其二十年讀書談道窮理  
格物上觀千古下覽當今世道  
興衰之故人材消長之機暨乎



朝野得失軍民利病邊腹緩急  
種種領要事事照燭是以登朝  
之日遇事發舒出言忼慷洪鐘  
有待叩之音秦鏡無匿影之照  
天下道德忠誼之士樂與之品

藻人倫商榷世務而回曲媚嫉  
者遇之則亦憚色於其正氣脅  
息於其高論陽莫與為衡而陰  
實深其所忌丙寅丁卯間璫禍  
方烈先生與舅氏蒙難削籍屏



居抱膝維時邏卒伺息於門庭  
緹騎謹囂於道路一人扣戶百  
口魂飛先生於此時死竟死矣  
而天護碩果世轉清寧

皇上初年詔起先生與其舅氏於

銅籍而還之史局於是先生感  
激圖報益復遇事發舒出言忼  
慷無所諱避天下固咸以澄清  
屬先生而先生亦以澄清自任  
謂太平可以手致今讀其文若



冊立

詔諭靖獻安攘諸篇則國本君德  
化忠遏亂之明謨也

謚冊

寶訓提綱挈領諸篇則覲文揚武

迪勸儆戒之崇論也禹湖繼哀

禁庭多懼以定國是則有龍御

移宮之述惇庸在朝秉彜在野

以颺公道則有朝儀開讀之紀

撫民艱祈賑恤則告災條奏之



言詳恫夷禍志恢復則達夷遼  
瀋之考備至于已已奏對暨閣  
部京省諸書則被髮纓冠主憂  
臣辱之至誼也名臣謚議及遜  
國國史諸評則咏烈頌芬表微

垂法之極恩也凡此皆先生救  
時之業經世之志所為鬱于中  
觸于時不得已而後有文者令  
先生以此日乘盛際望鴻烈論  
道岩廊之上施澤薄海之內遂



蒼生廿載之望襄

聖明萬年之業富有日新見之行  
事奚詎言文而天不憖遺溘焉  
以沒然則在昔丙寅丁卯間天  
之善護先生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今日之亟奪先生也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讀其文能不思  
其人悲其遇也夫

崇禎十年五月望日海虞友弟  
許士柔拜手序





年家子周茂藻拜手書



公槐集目次

卷之一

詔

擬頒

冊立

皇太子詔

擬

諭文武百官及軍民人等詔



擬

遣官頒賞東征將士

宣布朝廷德意并

諭文武諸臣僇力同心共期滅賊詔

表

初請

冊立

皇太子表

擬賀

冊立

皇太子表

臨雍謝表

疏

自媿啓沃疏

虜氛甚熾疏

虜騎薄城同衙門公疏



積勞成病疏

溺職待罪疏

蒙恩未報疏

安攘要務疏

代汪大行陳情疏

代胡進士陳情疏

目次

畢

公槐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詔

擬頒

冊立

皇太子詔

崇禎三年

詔曰自晉三代有道之長百世本支之托莫不  
敦主器植元良况乎坤厚儲祥乾元首出以嫡



以長莫與比京者哉皇長子諱旣托椒塗素閑  
胎教在深宮而奉寬裕慈惠之範更齒胄而循  
夏弦春誦之規紹庭陟降卽我

二祖

列宗實式憑之邇者邊徼漸救神人胥慰借震亨  
之主鬯薦萃順以除戎又古聖之明訓也茲允  
臣民合詞所請冊立爲皇太子大典旣成國有  
彝章臚列于後於戲詩咏綢繆余一人每抱兢

業之慮書稱堂構願元子常思創守之難惟作  
述以慈孝傳家衍星暉海潤之福如啓甲與成  
康繼世致民安物阜之休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擬

諭文武百官及軍民人等詔

時已巳十一月

詔曰茲者逆奴跳梁震驚

廟社頓兵城下已五日矣

世宗肅皇帝庚戌之變不過乘機闖入志饜一飽



而今肆行窺伺深懷異圖賴我

祖宗護持之靈與諸將士戰守之計故能遏彼兇

鋒未敢狂逞朕日夕齋禱夙夜徬徨未審讐尤  
招此青戾若桑土失綢繆之固金湯無鎖鑰之  
防雖職在臣鄰而理先自咎但念爾大小文武  
官負平日講求何事擢用何人多壘貽羞折衝  
安在卽有補牢之救難言曲突之功知爾臣工  
震悼靡寧朕不復臚斥矣惟是尅敵制勝之猷

固守備禦之略若能群策備舉何難哲夫成城  
且賴此宗社之安方保爾身家之固故惟衛國  
乃能自衛而捐軀庶可全軀朕膺曆尚淺德澤  
未深咨爾勲戚世胄孰不受

祖宗之恩遇咨爾簪紳纓弁孰不蒙

祖宗之儲養况干戈動地之際尤功名反掌之年  
有能團練成軍出奇取勝或能毀家紓難奮臂  
首唱者倘機在呼吸當不從中制若事須奏請



定不時報聞至於忠言讜謨奇謀秘計朕平日  
尚樂止輦之受豈臨事轉慮叫闈之難閣臣裁  
酌以上聞該部應時而措置誰敢稽緩以干典  
章若夫羽林伙飛之徒窮簷蔀屋之衆本謂生  
長輦轂坐享太平在軍士可無金戈鐵馬之勞  
詎小民乃有嬰城守埤之苦凡諸蹇運皆朕所  
貽朕旣自痛還復痛汝但父兄子弟同登漏舟  
之內貧富貴賤齊遊沃釜之中况奴之兇殘千

古無比所過則積屍被野所破則流血成川肆  
淫虐而貞女皆奉氈裘聚馬蹄而千人化爲醢  
醢凡諸慘酷爾輩稔聞與其束手待時盡士女  
而染腥膻之氣何不齊心合力徧長安而成義  
勇之軍夫怯士一呼千人辟易虎狼至猛人猶  
得而搏之何至犬羊肆行無忌爾等名在尺伍  
者固當冒矢石之險以成大功卽身居閭左者  
亦當發忠義之心而圖報効各官執役之班皂



暫辭其所事之主而僇力公家則萬人可以坐  
致勲戚參養之僮僕仰成其本主之志而劬勩  
國步則數千又自成群斬木爲兵制梃可撻雲  
蒸霧合雷厲風馳若決勝不在須臾則聖言皆  
爲欺我嗚呼多難興邦余一人正感

皇天之眷佑同讐共濟爾臣民宜軫家國之安危  
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擬

遣官頒賞東征將士

宣布朝廷德意并

諭文武諸臣僇力同心共期滅賊詔

館課 庚申六月 時

詔曰自狡夷肆虐邊鄙震驚二年于茲矣旣諸  
路喪亡列城淪陷形同累卵勢比摧枯迺烽火  
相傳而封守無恙猶借遼陽之甌脫以壯山海  
之藩屏誰之力也然朕方宴處璇宮而甲士風  
殄露宿朕方安享玉粒而征夫剜肉醫瘡至於



棄子辭親生離死別送遊魂於千鄉之外奪殘喘於萬刃之中展轉思維痛徹心髓而司農告匱轉饟未敷不特享士椎牛軍中號爲曠典卽欲裹糧秣馬困載累致愆期茲有內庭積貯之餘原備軍國不時之用倘萬民肝腦塗地而一人府庫爲家無論坐甲之離心尤恐呼庚而召怨茲特發帑金若干遣官齎往遼東等處按營溥賚計藉均頒恨不能酌酒傳餐何敢忘解衣

推食至於師中之吉衆克在和天討之權協恭迺濟若居恒各持意見將臨敵必至參差今捷伐翳賴經臣犄角仍資督撫道將宣猷而效力省臺覈實以稽功爰藉分勞克襄獨任共成一虎衆搏之勢寧有十羊九牧之嗟咎諸葛拜表出師而營府全憑費向如蕭何關中調度而攻略必用韓彭正欲掃穴犁庭豈可編籬插棘故或羈縻大虜或存恤小邦或進逼清撫以杜其



鴟張或聯守金海以防其豨突掌度支者毋仰  
屋竊嘆而漫指瓊林之藏筦樞密者毋袖手旁  
觀而竊議朱崖之棄倘其夙號同志宜徬平勃  
之交驩縱其稍有微嫌當法廉藺之相下若使  
白登之媢書不恨而致恨於勃磳黃龍之直擣  
無聞而徒聞其鬪穴留賊而貽君父誰之過歟  
與人以共功名良所望也嗚乎天驕方肆寧忘  
折馘之膚功國步多艱正賴劬勩於羣力若金

錢若官爵并河山帶礪而無私爾將士爾臣寮  
爲社稷

祖宗而動念遙告中外咸使聞知

表

初請

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帝德動

天一索衍無疆之慶

皇圖紹

祖萬年開有道之長維

主器早叶乎

神人况

元良允兼乎

嫡長

家傳夏祚

教預春宮

恭惟

皇帝陛下

間世挺生

中興御極

掃氛霾于

晨旭

履位光明

沛雷雨爲甘露

式圍昭

假旣能右

烈考而昌厥後又復媿

太姒以兆斯男白月瑤

光悅睹

真人之瑞碧鏤銀觴遂開

長子之

祥茲 震位首出于

坤元已奉

深宮之胎

教若 離明近接于

乾父時瞻

端冕之提

携 國本早建惟時

先朝芳躅具在臣等翱翔文囿願觀

五鳳之三

朝躋濟堯堦思覩

雙龍于六典祝



廟社靈長之祚感

皇天眷顧之懷用敢合詞敬陳積悃伏願 蚤升

上嗣 永弼丕基 繼體奉三速正 少陽之

位 儀宸作貳恭扶

太極之尊采輅揚旂共星輝月輪而悠久珞珉作

冊並

祖功 宗德以昭垂

聖上為啓祐後人之人輩 金繩于百代

儲君作

太平天子之子奉 王曆以千春臣等云云

擬賀

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聖人在 天子之位卜 壽考于萬年 元良承

主器之尊肇本支于百世借重離而繼日月之



照因洊震以安

宗廟之心兆庶蒸驩神人胥叶恭惟

皇帝陛下體元馭極應運當陽法

祖考而定太平 一身兼文謨武烈奉

天地而行賞罰八柄皆春雨秋霜卽小醜不恭終

奏採薇之績况 神威遐播何煩細柳之軍

三靈翌衛方新 五福降祥伊始所以高襟席

慶貫昴宿于 璿宮弓韞呈符繞虹光于 椒

殿此 熙朝之盛事溯 累葉而難逢以此下

繫輿情仰膺 聖眷欣茲一索之兆 鶴禁宏

開式表重輪之光 龍樓載啓意在承祧主鬯

則 止孝而兼 止慈原夫 定志僉謀則

立嫡而兼 立長前者肇隆乎三代後之垂範

于百王卽此承承繼繼之休堪爲 蕩蕩巍巍

之烈臣等頌 闕神搖 祝釐手舞共戴如

天之福邊聲共朔氣以俱銷欣聞有子之歌華祝



賡康謠而載起尚賢齒胄敢參警史之儔好德  
康寧更效箕疇之祝臣等云云

臨雍謝表

代作

伏以

帝治光華式睹園橋之盛王風煥麗忻逢訪落

之規惟論道俯蒞于芹宮迺橫經適承夫瓜

飀觀瞻共肅譜系分榮恭惟

皇帝陛下

得一乘符

函三御極

提河魁于

掌握則有孽必除握天鏡于心胸而無幽不

照深宮齋祓直通昉蠶于蒼穹黼座焦

勞欲紹徽音于烈祖勤晝日之晉接而

警蹕常聞通地天爲泰交故傳宣時需走

龍蛇于象管宛然斗指星文吐綸綍于金聲便

覺風行雷厲凡在盤匝戶牖莫非面炙前王

乃至方策圖書業已親承先聖矣猶以

臨雍乃累朝之典主於重道隆師齒胄正



風化之原意在敦仁興讓爰於 升中之後式  
頒視學之儀諏吉得青陽之初駕龍旂而登  
法駕鬱鬯用黃彝之美執犧鼎以薦陶匏始屈  
萬乘之尊則山嶽星辰震動繼集千官之盛  
則簪纓劔珮交輝 御幄陳書如討彛倫于箕  
子儒臣進講宛陳舊學于其盤滿堂絲竹之音  
嘹唳與簫韶遞奏於論鼓鐘之美飄搖共踰濟  
和鳴凡在臣隣莫不抃舞如臣某者以奕葉雲

初之後屬 聖作物睹之年偶承乏乎賢關喜  
見菁莪鼓篋忽遭逢乎隆遇驚傳 鹵簿觀光  
操寸筵以撞清鏞豈堪發抒家學挹潢流而裨  
滄海祇爲獻瀆 宸聰但幸巧遇 明時捷投  
良邁管唐文皇增廣儒額而先臣穎達布講席  
于成均若我

太祖扶翼聖真而先臣克堅告明禋于闕里並得  
官階祭酒俱蒙 賜座颺言迄於此際而成三



何啻累朝而見一在穎達儒宗領袖豈不敏能  
望後塵若克堅世守良弓詎私心敢忘家教從  
此矢圖精白仰報 重玄挽泗水垂竭之波沛  
膏澤于環海植杏壇再挺之幹作楹棟以干霄  
是皆素王夢寐之衷卽爲丹心報效之實伏願  
法天行健 與日偕新 深宮卽是澤宮遇  
美墻毋忘陟降 君道卽同師道有尊嘉無廢  
矜容 酌四代之弘摹可取於單詞隻句 定  
考之成矣臣某云云

疏

自媿啓沃疏

具草未上

奏爲臣愚自愧啓沃

君德貴在緝熙仰祈

聖明留心問學以光至治事臣本江左庸材深荷



累朝榮遇比群囂構煽一網摧殘恭逢

皇上賜環還列侍從自茲以逞正思捐糜頂戴仰  
報 隆慈今歲四月間偶因 日講員闕內閣  
將臣題補每因講讀之暇獲見

皇上宣召閣臣親裁庶務不但 睿識淵涵遇事  
沛如河決抑且 欽文日絢吐詞爛若天章行  
之則大法大經傳之皆爲謨爲誥臣嘗欲載入  
起居昭垂今古至于披覽經書究知闕略窮

宣室鬼神之旨舉泰山僭旅之章學海經神已  
括羣書之奧細流土壤時勤 下問之懷以臣  
不才躬逢盛事每矢忠而靖獻更借古而抽揚  
竊願

皇上養志氣之如神懋黽勉于無息乃秋講旣開  
除經筵外僅僅兩次而一月已瞬過矣咎

孝宗敬皇帝時少詹事楊守陳進言曰願一日之  
間處 文華殿之時多俾賢才恒接于耳目視



聽不偏于左右是時講官如諭德王華學士王  
鏊輩皆因事納忠 上悉心喜又

世宗肅皇帝諭大學士張璠等曰經書講解須切  
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臣等旣遭  
值明時又習聞故典誠謂 君道固與韋布有  
別

神聖更與蒙養不同蒙以養正不免縷析而條分  
聖德日新何堪瑣陳而瀆聽若輔臣張居正所纂

直解等書祇因

神廟冲齡借茲開牖今

皇上析理則洞晰毫芒抒詞則昭回黼黻以法官  
廣廈之清聽受老生村究之迂談卽

聖度或賜優容而微臣自覺悚仄先儒有言君德  
成就責經筵

皇上雖無厭斁之形而稍開斷續之漸固知邃密  
宸居左圖右史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天縱何煩



訪落心齋奚藉其盤正不必鯁鯁過慮抱未然  
之防但祈

皇上以親聖賢之念親儒臣以勤政事之心勤典  
學如臣駑下實負此官又兼迂拙無能深恐樸  
直取罪本當自求罷斥以俟別簡賢才適屆講  
期未敢言去或俟歲杪更申下情臣不勝籲

天待 命之至

虜氛甚熾疏

奏爲虜氛甚熾 國威未彰敬陳一得之愚以  
慰乾乾之 聖懷振泄泄之人心事臣以一介  
孤踪蒙

皇上召還禁近濫厠 講幄時奉 天顏忽聞驕

虜直逼近地連破城堡憶昔辛酉壬戌兩年遼  
陽廣寧之敗臣在京師目擊其事人情惶怖朝  
不謀夕九卿科道終日會議有夜擿大臣之門  
群囂司馬之堂者雖悠悠坐談同于畫餅而呼



號勿恤皆有噓唏愁慘之狀夫遼陽去都城將二千里廣寧猶千六百里也今遵化則三百里而近薊鎮更近矣

皇上留心邊事精明振刷恨不能使桓桓虎羆之士直搗黃龍而醜虜彼猖乃至於此道里幾何聲勢孔亟臣不敢過爲危言萬一如嘉靖庚戌故事而中朝之物力與四方之應援比之

世宗朝何如哉臣所謂痛哭流涕食不下咽也今

中外所恃者惟

祖宗之呵護

皇上之威靈默攝之而不敢前耳問兵則曰無兵議餉則曰無餉束手莫支仰屋竊嘆興言及此又不知淚之何從矣大凡有事之時以鎮靜爲貴然必處分已定兵甲無缺而後可爲謝安之暇豫必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而後可爲寇準之懽呼若第言小寇搶掠耳窮寇速死耳何事張



皇此必有胸無心者諸臣萬不出此然此時不  
畫一奇出一策更待何時今之所最急者在都  
城然恐虜未必至而人心先動蓋食物涌騰豈  
特米珠薪桂流傳未確又同鶴唳風聲饑寒之  
細民窮於無所食而生其心遊手之把棍利於  
有所乘而生其心膂力拳勇之徒高談自喜之  
輩又以爲有挾持無知遇而生其心此輩以禦  
亂或不足以生亂則有餘惟借此網羅之使其

上之有將來之功名下之有現在之廩糈感激  
圖報亦情之恒未可薄待天下人也其他可調  
遣者惟河南山東稍近當責成該撫臣以見兵  
先發餘俟召募陸續接濟至附近州縣各有民  
兵可募須責成于有司每處數百人爲率急則  
入援緩則自守呼吸相通朝發夕至是又一策  
也京師武備止在京營昔于謙所以卻虜者亦  
此兵耳承平日久營政廢弛不可勝言近聞簡



汰清覈矣臣于前月初四日進講曾附 奏曰  
京營久經訓練可備緩急者幾何人芻蕘末議  
蒙

聖聰傾聽若營兵猶虞單匱則召募一事何啻三  
年之艾哉各軍乘城守陴及聽操不歇者日夜  
奔命于冷風嚴霜之中墮指裂膚不減邊庭願  
皇上時一犒賚之以堅其感而作其氣今春幸學  
隔宿頒賜懽聲載道此亦投醪挾纊之遺意也

沿途漕運未抵通州或抵通而不能入城者恐  
齎盜糧亦當早爲之計凡臣所言者或諸臣所  
已言則求

皇上嚴諭當事大臣刻期舉行猶恐無及于事若  
諸臣所諱而不言者臣何敢爲不必然之慮但  
上天付臣以愚忠而

皇上又優臣以清秩旣不能肝腦塗地爲封疆諸  
臣之倡則所以報



皇上者惟此無不盡之心無不盡之言而已望  
皇上傳諭行之臣非言官亦不敢市敢言之名第  
事勢孔迫不容默默處此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

虜騎薄城同衙門公疏

具草未上

奏爲虜騎薄城戰守未備伏乞

皇上速募敢戰之士乘間殺賊以固都城事從來  
戰守非二事也自古及今未有不能戰而能守

者魯兀木圍順昌急矣劉錡遣數百人出戰俄  
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鬪入其  
陣金兵死者萬數至於汴京之圍李綱登城督  
戰以手砲檣木及神臂弓強弩射却之又募壯  
士數百人縋城而下殺賊數千而賊乃退師卽  
我朝于謙之禦虜嘗伏兵于德勝門之空房迎  
敵詐敗而後以神器火砲擊敗之未嘗嬰城而  
守可保無虞也今京營之兵供守堦而不足城



外援兵不滿二萬而以禦數萬之虜騎當此之時誰敢爲

皇上任其無咎者臣書生不知兵但聞川浙之兵素號善戰今散處都中者不少而國子監祭酒顧錫疇吏部主事楊伸等皆謂一呼之頃可致千萬人外廷主此議者不少鑿鑿有據今事急矣千思萬思計無所出惟有此急着其召募之貴臣等業已預備

皇上慨然欲發內帑不使出自臣下尤見

聖明豁達大度前

皇上所以禁止各省直召募者祇恐事權不歸一四分五裂非軍政之紀綱臣等未嘗不仰服

聖裁今願任募者任募果能得數千人請命

皇上以一大臣統帥之擇一二名將訓練之其威

靈仍出自朝廷也卽倉猝集事近於驅市人

而戰然逆酋所至民無譙類凡在危城中孰不



思食其肉者容臣等更鼓之以忠義犒之以廩  
餼孰不併命而進願爲

皇上滅此驕虜者此急救之第一方亦有益無損  
之事萬一無濟臣等願肝腦塗地以報

皇上隆遇有一人不死于闕庭之下者

九廟神靈卽刻殛之臣等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積勞成病疏

奏爲積勞成病痊可難期仰祈

聖恩許容回籍調理事臣本迂腐寒儒乃得濫厠

經幃時親 御座仰見

皇上欽文日綯 睿識淵涵每與在直諸臣退而

嘆服謂有 君如此卽虎觀名儒更番入侍鴻

都碩彥次第對颺猶未能少效論思共抒芹曝

况臣愚昧實非其倫而入奉 傳宣退餐厨饌

中懷芒刺時負冰兢所以衾影自盟羹牆獨對



惟願單詞隻字偶入

黠聰白意赤心少蒙

葑采但對夏今邁古之

聖主作尋行數墨之

迂談卽

清聽默爲涵容而抒詞自覺汗浹故

自前歲四月承乏此官以迄於今將及三載雖  
挾冊橫經每月不過數次而齋心敬豫片刻未  
嘗少寬又聞宋臣范祖禹當講前一夕必正衣  
冠先按講其說儼如上側程頤亦宿齋豫戒潛  
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臣卽不才願以兩賢爲

法馴致夢寐驚惶恍若

天顏咫尺故年甫半

百鬚髮漸蒼蒲柳之姿無逃

聖鑒至於四方

多事

五位焦勞愧乏徒薪撤桑之籌敢出越

俎代庖之論呼號無地悒鬱如焚兩歲之中填

膺結臆加以暑濕交感足瘡脾傷讀書徒忘心

力短少參苓罕效靜養無功幸當

輟講之時

稍遂優游之適茲爽秋漸屆徂暑將蠲玉露開

輦道之塵金風掃 承明之席



皇上黽勉不息臣等竭蹶惟時而藥裹未離匡床  
猶戀萬一力疾供事以致隕越支離其爲罪戾  
萬不容贖又臣喪父嬰年夙依慈恃臣毋旌表  
節婦累贈宜人文氏向年殞命京邸中途旋遭  
褫奪扶歸堊室匆匆藁葬 龍光未被馬鬣含  
悲幸臣自赴 命還朝旣給還生前 勅命又  
兩次洊受 恩章今欲於病頓之餘匍匐生還  
歸拜先人丘墓上津鄉之冢鐫瀧岡之碑仰識

弘恩俯酬隱痛從茲以往卽樵蘇沒世槃澗  
終身亦當歌泳 堯天何異舞儀 舜日若夫  
殫竭愚昧佐 聖學之高深揚扃編摩執史臣  
之鉛槧雖生平竊有微志而病劇實揣難勝查  
得崇禎二年 日講官左春坊左中允李明睿  
以效勞有年蒙 恩予假今臣旣不得以依親  
乞假伏願 鑒憐真病 許其回籍調理儻嫌  
於引疾自便不可爲例徑 准休致使臣得以



清朝舊臣投閒故里亦點綴太平之盛事激發恬退之一端也臣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

溺職待罪疏

奏爲微臣溺職待罪靜聽處分恐誤 講筵先行辭免事竊念臣謏劣下士承直 經幃前歲典試之役臣自揣愚昧向閣臣懇辭再三因據坊局資序列名上 請

皇上以掄材重典撤講臣以應之祇意踈庸盡汰髦俊兼收首善風移人文日絢豈虞冒籍之發覺馴致覆試之乖張爾時臣卽當露章自糺席藁待 命但恐淆三尺之憲只合俟五聽之窮至讞訊屢施情法允協而臣等爲考官者珉珎莫分蕭蘭混採縱斥逐而非過况鑄罰以何辭今祇候 明綸未蒙 嚴譴而清秋初屆 講幄載開夫以 聖學高深 典禮隆重豈容負



罪引慝之際復廁 細旃廣厦之間况臣以迂  
踈腐儒趨承數載極知螢爝無裨於 日月猶  
幸 海嶽不厭其涓塵過沐 優容罔施鄙薄  
皇上遇臣滋厚一飯難忘乃微臣取罪實深三禡  
莫贖伏乞

皇上將臣罷黜以爲衡文失職者之戒 開講在  
卽別將儒臣推補庶掄材者人人知警永無寸  
瑕尺朽之收而侍直者濟濟皆賢長爲 緝熙

就將之助臣卽沒齒林壑有餘幸焉臣不勝悚  
慄候

命之至

蒙恩未報疏

具草將上以奉  
留院命不果

奏爲微臣蒙 恩未能報 恩抱病不敢稱病  
仰干

聖慈特賜休致以保餘生事職起自銅籍濫廁  
講幄四年以來身依日月位陟儲端稽古殊榮



公榘集  
莫非 恩造偶緣棘闈誤有濫收其間瑕瑜純  
駁輕重懸殊下聽公評上憑 睿鑒而臣忝爲  
主司雖房考分裁相沿舊例提衡總挈其責在  
臣縱嚴加禡逐義所甘受

皇上猶念其歷年侍從之勞 明示優容薄施鐫  
秩臣雖蒙譴寧不啣 恩夫詞林之職進則橫  
經啓沃退而執簡編摩臣本有業可供何敢自  
同淪棄但臣有沉痾之病實因少年燈火之磨

耗與近歲禍害之憂煎卽幸邁

清時歷官禁

近而念疆圉之騷動傷王路之荆榛每欲少効  
一籌但空言喋陳何補更願共偕大道而苦悰  
伊鬱難鳴頻年以來憂 天之念彌長衛身之  
智日短藥籠空貯從無洩渤之收國醫未逢莫  
問膏肓之疾遂使陰陽之患與人道而兼攻蒲  
柳之姿先天時而坐槁矣年踰五十迭現衰徵  
曩有心氣怔忡及兩足浮腫等症春間偶懷傷



悼風熱乘之痰嗽枝梧之狀曾微露于 黼座

之前筋骨手足之痾更加甚于濕暑之候自五月迄今註籍未開而私居不敢曠廢所有奉

旨分派纂修力疾拮据已完天啓元年六月以前事續有加派尚疑殫力成書奈握管之際右腕不靈臂指屈伸苟非酸麻卽成木強至于肩背之間每一作楚痛徹心髓醫生吳鍾秀等診視皆謂積痰流注榮衛中枯卽未填溝壑亦爲

天壤間一廢人矣興言及此烏得不懼伏念史局載筆羣彥如林去一病臣有同鳧雁若以支離委頓之軀強偷視息浪迹浮沉人旣妄用其揣摩職亦驚心於憂患此時不早自引決忘仕止之節鑠性命之情直待病根愈深腊毒再發爾時卽欲冀簪履之惜乞帷蓋之恩亦云晚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望



皇上憐臣病苦情真絕無飾托又念遵奉

明旨不敢稱病乞假自其休退情可矜憫俯

賜特恩准職致仕凡在格外 深仁總微講幄

始終恩遇以稍礪廉隅之防永保生全之路職

雖田野終身而戴 高履厚銜結無窮職不勝

控籲迫切之至

安攘要務疏

館課 時庚申七月方駐師遼陽

臣竊觀今日事勢如一疋羸虛耗之人雖飲食

起居不大異於平日而其精已銷亡矣忽而風

寒濕暑侵其內又忽而癰疽瘍毒瘡其外此數

者標病也而病在標不得不用攻攻之而病去

則元氣亦與之俱去攻之而病不去則金石草

木徒爲煎爍精神之具其坐死法也又不以標

病死而以本病死自奴酋發難以來言安言攘

章交公車使言而不當是瞽說也卽言而當是

勦說也何所事臣言乃或



皇上未必以爲當而舉朝實見其然則其說不得不出於勦或舉朝未必以爲當而愚衷確見其然則其說又不得不出於瞽今爲勦之說有五瞽之說有三請訟言之而毋諱而惟是綺語失真蔓語煩衍迂濶之言厭聽瑣碎之言不勝舉則不敢以告爲勦之說者一曰用人夫今日所急需者非碌碌具員之人而匡時濟變之人也皇上見以爲碌碌也故置之若信若疑可有可無

之間若度其緩急足備任使而倚之或未必不專也則何不命大小臣工人舉所知誰可投艱貽大爲社稷臣誰可居中調度爲帷幄臣誰可捍艱僂力爲矯矯虎臣在位者而非其人固當急求其實而毋留其贅疣在位者而得其人亦當更思其次而毋恃其孤注以天下之大定不乏才卽

皇上之靳爵位也如靳金錢而宰執銓衡寘姓名



於夾袋者所當條列申請以備不時之需夫國家多故及今而亟儲之亦已晚矣是一要也一日行法夫賞罰不明雖聖王無以馭羣下而軍興之際尤不可從事姑息如近日喪師之經臣以檻車徵矣而啓釁之撫臣不逮則生無以服鎬如晉年棄城失印之撫臣庾死囹圄矣而喪師之經臣未入園扉則死無以服用賓執袴兄弟此入彼出擁兵不進者既賞之於前亡城不

抹者又寬之于後生入玉門揚揚 陛見而復

肆其三尺之喙

時商丘已逮未下獄置睢州弗問栢楨方肆辨

何無忌

憚至此夫尚方之 賜劔可加於一日蒞任之

文鼎而

天子之斧鉞不行於再世養奸之李氏遂使買馬贖罪者不知所立何功今亦一切置不問矣深言之而有罪臣必有舉罪臣者有罪帥必有舉罪帥者使法紀森嚴之日能晏然而無恙否罪



既不誅并忠亦不賞劉杜二帥之遊竟未有  
特褒而猶聽陽秋於文墨伎刻之口何不平若  
是不平平之是又一要也一日定謀夫行軍何  
事寧有謀不定而可以嘗試者自寧遠養虎貽  
患李與奴寧無香火情而舊經臣之暱於李亦  
路人所知也撫順發難而經臣鎮臣同時並起  
當日之隱衷剿乎撫乎迨李向日之往來既不  
得彼中要領大兵雲集師老才匱 中旨督促

踉蹌而行三路之所以覆歿一軍之所以逗逼  
皆繇自相矛盾以至於此往事具存可無覆說  
而處今之勢亦有盈庭未決者如羈縻西虜之  
議或以爲可行或以爲不可行臣以爲言可行  
者是也雖羈縻之未必能如唐之借回紇而不  
羈縻恐其如五胡之亂晉夫憇酋強盛奴虜不  
合奴不敢窺廣寧以西若我棄之奴收之是又  
大利大害也故曰言可行者是如鎮撫朝鮮之



議或以爲當往或以爲不當往臣以爲言不往者是也我欲出奇而拊奴酋之背如度遼之用南單于而朝鮮謂我刺其隱情如定遠之使鄯善蓋自昔年東征一役朝鮮之厭苦中國也甚於蛇虺獨嚮慕文教敢怒不敢言耳其使臣之請止者衷言也其國君之請行者貌言也且其力孱弱殊不足憑藉而其中未必無首鼠兩端故曰言不往者是爲今計者惟是進可戰退可

守如諸葛武侯之在祁山近可一二年遠可數年若趙營平之在金城此則謀議之當歸於一者是又一要也一日復屯田夫屯田之議言者較若列眉而明旨不下計曹不覆以爲迂而難行耶夫以嗷嗷之衆仰給於轉漕陸輸海運備諸險阻若夫修舉故額興復水利第得一精明任事如臯時徐尚璽其人者而屯政可次第行耳但言者所議墾闢不過京之東南山之東



西河之南北而未有議及遼左者得毋謂戰士  
知戰戍卒知戍豈能朝耨耰而夕矛鋌不知充  
國屯田亦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步兵與吏士  
私從者凡萬二百八十一人賦人二十畷今遼  
東所集主客兵可十餘萬卽尪羸不堪介冑而  
教之爲農未必不勉自奮誠抽其十之二三與  
清撫開鐵一二遺民或從虜中逃歸者分隊伍  
立簿籍以地之肥确力之多寡去虜之遠近稍

斟酌差次其間每人授田若干卽人賦十畷萬  
人可十萬畷等而上之姑漸試而漸擴之其於  
戰守之備未有所分而於八百萬之儲餼未必  
無涓涖助也且營田必且鑿陂塘備蓄泄聞經  
臣於遼陽城下浚湟治塹倚爲湯池之固而遼  
鎮亦多水道如沙河代子河湯河響水河者未  
必滄桑頓變倘得因地利高卑使瀾瀾相望渚  
水漑田埴土多爲泥塗雖胡馬衝突如風如雨



亦枳足不得前而屯田之採錘艾習芟柞者定  
愈於徒手白梃獨不能奮一臂乎昨歲議牛車  
需牛以數十萬計盍用其十一以佐耕犁乎但  
使屯政略有緒端即使一二年粒米不收而行  
之不止必有明效度今日形勢必非旦暮可結  
局則安得不思其長便而徒奉漏卮沃焦釜則  
屯田是又一要也一日練京營夫京營之設始  
洪永間至嘉靖中罷十二團營復三大營一如

二祖舊制考之尺藉當萬曆二十八年遞增至一  
十九萬九千有奇矣覈其人則呼甲而乙應呼  
乙而甲應度不能半之卽所謂半者多遊手亡  
賴輿臺傭身之輩遇操演執旗荷戟傳呼數聲  
日未高而星散耳人給月糧及冬衣布花之類  
費縣官金錢數萬而不收一卒之用及烽火日  
警有爲固守都城之計者寧召募市人而不敢  
言京營謂簡鍊京營不得不沙汰恐激而生變



嗚呼 廟堂之養癰待潰每事如此而天下事  
尚可爲哉夫馭衆之法聚則難動散則易制今  
所謂三大營者其副叅等官不下三十餘員當  
春秋開操之日宜令其各統轄一隊多不過千  
人分駐於郊垆四野使彼此不能相顧監以夏  
官大夫按藉而嚴覈之而侵占影射之弊歷歷  
自見矣計其實數幾何分爲強壯老弱勇怯凡  
數等卽老弱者凡怯者且勿輕議汰而姑爲乘

埤及畚築之用如所爲老家住營者務安其心  
而徐議去留以漸而鍊亦以漸而汰於百人之  
中汰其最不堪者多則十人少則五人而其被  
汰者必不能攘臂詢也又卽以所汰之廩賜分  
給於所留者而留者人人喜且度其技擊勇健  
足以制汰者汰者其何能爲從此不求增而求  
減鍊一年得七八萬人卽以一人兼二人食鍊  
二年得三四萬人卽以一人兼三人食而兵何



得不精若今所謂選鋒食雙糧者亦倖而竄藉其中其實相去不遠亦當從鍊從汰而計藉定數必得公廉能任怨之文臣訓練督率必得身經戰陣如虎如羆之武臣而後軍威可壯根本可固是又一要也此數則者人之所共言也臣或酌取之或附會以已見而損益之或仍其名而旁鬯之或一人言衆人咻臣不敢休於咻者而爲一人申言之要皆當宁之所習聞故曰

勦也爲瞽之說者一曰減城堡夫國家邊備至密數里一墩又數里一堡碁布繡錯烟火相望無論傳烽舉帶頃刻遞遍而聲勢救援相倚如左右手其制非不甚善但攻者常合守者常分虜騎之蹂躪或萬或千罔知所定向而數家之堡衛以百人是以前人敵千萬人也守望之墩臺不及數十人是以數十人敵千萬人也於是屠者屠擄者擄腥風所至必有所殘破聞近日



又去十餘堡矣嘗攷之圖誌遼陽一鎮自長靜堡以西撫順所以東爲堡者以百計又有一堡而兼轄數堡者今狡酋駐師近塞置遼瀋不攻而零竊抄掠殆無虛月想亦謂大兵所集未可鞞尖踢倒而村屯之間摧枯拉朽有糧可資有子女玉帛可收又借其餘威以驚擾我師使其疲於奔命以自斃乎臣以爲當事任者何必守拘攣畏文墨左牽右掣顧此失彼苟非要害地

盡撤之勿復置戍其土着之男女徙實遼陽廣寧諸鎮城而沿邊戍卒惟視其險隘所在退可以犄角遼瀋進可以規恢清撫開鐵者合數十堡爲一堡以成雄鎮虜至堅壁清野使其野無所掠而徐出銳師以截其後或擊其惰歸此非李左車說成安君之計耶從來中國之不敵外夷者彼有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故坐受其困以至於不支若夫守之而適以棄棄之而實以



守此兵家妙用而通此說也可行於九邊徼獨  
遼也一日息召募夫募兵使者紛紛四出大都  
詒之以護都城守昌薊而人猶未必應也肯應  
者獨鳩形鵠面窮餓無聊利安家行糧姑俛首  
聽耳驅而出關便如追羊入屠肆何所戀而不  
逝至於身隸戎伍者飽食嬉遊亦自稱健兒一  
旦欲試之霜戈雪刃之下而其人又素無報國  
之忠封侯之志其統帥之者又未必有恩相孚

威相攝富貴死生相共之誼欲其走死如鶩豈  
人情乎楚之士兵其頭目已自驕蹇不恭而何  
尤乎士卒今逃兵所在見告矣縱之不可捕之  
則恐其嘯聚雄行而爲大盜聞 廟議欲待以  
不死而復招集之彼肯招之卽來何如弗去矣  
爲今之計惟有陽捕之陰佚之下令緝獲急於  
星火仍寬其一線之路使其不敢遷延中道而  
圖亟歸伺其歸而收僂之一亭長力耳卽與之



更始亦自有更戍調遣之法在而紀綱不至于  
大弛更願自今以後寢召募之令勿騷動天下  
兵之衆寡何常能善用雖岳侯五千已足破金  
人之膽不善用卽真有王剪六十萬衆無益也  
一曰停加賦夫措餉之法至於窮天罄地計無  
所出而又取給於農畝矣卽取給於農畝亦自  
有不加賦而足用之法江南財賦藪其所編徭  
役如練兵河工之類有其名無其事者其積羨

未可窮算將安所歸乎往者勿論矣自今伊始  
獨不可供新餉乎計部之所加派者再加不過  
數釐而細民輸金於官府能以釐數報足乎釐  
則分矣是上一則下倍上倍則下四積而算之  
所浮又不知幾何是又安所歸乎 國計日窘  
民生日蹙閭閻斗米數百錢窮邊將卒枵腹而  
呼庚癸而守土大小吏竿牘四馳包匭亦四馳  
要人之門又且以守土爲外府而鬼輸神運是



皆敲民生之枯骨而取其髓斷軍士之殘喘而奪其食者嗟乎嗟乎從來覆亡天下顛危宗社者豈盡在夷狄寇盜哉有夷狄寇盜則又有借之以爲名而邀之以爲實如今日加賦困民之類是也夫不覈舊數而添新數不取盈於長吏之美餘而取盈於民間之供億則司廩亦有所未晰而督府以下所當以意爲通融者此三說也人所不習聞亦人所樂聞而臣哆言之故曰瞽也若夫終其勦與瞽之說者則曰振人心夫蠢茲狡夷亦未見所謂雄才遠略特我御之失其道致此彼猖耳其於聰勒元昊阿骨打鐵木真之屬雅非其倫

主上明聖

祖宗威靈尚在乃有泄泄然而樂其無事又有脊脊然而喜其有事者豈功名之路未盡廣破格之說未盡行而坎墮失職之徒不堪骯髒歟此



其人亦不過瞋目攘臂拔劍擊壺作英雄氣色耳猶不足深慮而草澤之間恐未必真無人幸而東陲不至殘破未敢窺左足先應萬一金甌稍闕欲以一泥丸封山海而神京能無震動神京震動而中原鼎沸之象不待終日矣是在

皇上與當事大臣先以顧天下之心顧遼左而并以憂遼左之心憂天下奉

璽書填撫其地與歲時巡行者毋泛泛循行故事必祛貪殘問疾苦警戎備豫倉廩收豪傑察非常宛如肘腋間旦暮有警而拮据捋茶惟恐不及者其於方寓之內庶幾有瘳夫太平之福豈尋常所能坐享以

皇上四十八年之明主亦須有日中月盈之懼至於臣隣在位直當陳板蕩之篇時相規厲豈特以出車命將代卷阿天保而已臣所爲終其說以仰禪安攘者以此惟



皇上試一採聽而并風之在位焉天下幸甚

代汪大行陳情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聖恩表揚母節以光孝治以伸子情事臣嘗伏讀大明會典一款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乃知

聖朝所以崇獎幽貞 德意甚厚然守節者大都  
有遺孤可守庶幾望其成立耳至於一綫中絕

宗祀幾傾就姒婦之懷中取呱呱襁褓之兒而  
哺糜之教育之以報亡人於地下如臣母程氏  
者豈非斯世所罕邁哉臣邦柱係直隸蘇州府  
長洲縣人臣父中歲夭折臣母年一十九歲時  
懷妊五月冀生一子以衍宗祧含悲茹痛不爲  
殉死之計比免身不育而死志決矣又念臣本  
生母某氏既有長子設徵天幸而復生一子則  
伯叔之子猶子也可乞以爲嗣而臣父不至於



無後忍死以待者久之而本生母始生臣則旋  
墮地而臣母撫之若已出也臣母嫠居者八年  
而始得一血胤其珍惜臣也比於常情萬倍而  
臣累世食貧有從事什一之業者往往洗橐而  
歸家無四壁僦數廛而居煊暑鬱蒸沍寒栗烈  
臣毋泊然甘之緝績刺紉累日夜不休臣母多  
并日而食而臣之腹未嘗不果然蓋至臣之壯  
而有室以至於南北就試資斧春糧無一不仰

給於臣毋之女工眼欲昏龜手欲裂而念臣微  
名未就升斗未沾非老嫠自逸之時其教臣讀  
而以力作佐其膏火者數十年猶一日也臣母  
有縞衣綦巾每付質庫以佐伯叔兄弟之緩急  
遇死喪之威必經紀其身後蓋其嫻睦之性出  
自天植而臣之祖母嘗有危疾臣母不解衣者  
兩月至刲臂和藥餌以進祖母夢神人語之曰  
而祿盡矣賴汝孝婦加壽一紀後果享年七十



餘此與臣同科進士王振奇所奏母孝行大都  
彷彿而臣母以節婦爲孝婦又難之難矣臣同  
縣同科進士僅三人皆孤子其母皆以節顯姚  
希孟之母文氏顧宗孟之母莊氏俱蒙巡按御  
史覈實具聞照例旌揚建坊表宅臣母現年七  
十二歲守節五十三年春秋高年例合矣以臣  
文采之不彰與此後按臣之久闕莫爲 題請  
雖時勤粟帛之惠實未蒙棹楔之榮臣入而見

臣母心竊痛之出而見二臣心竊媿之今幸從  
諸雋後對揚 明庭豈能中夜飲泣姑待當事  
之表章而不瀝血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查得三十八年吏部進士顧師曾等  
四十四年通政司進士王公弼等皆以母節伏  
闕陳情

皇上下大孝格天永錫爾類凡所陳乞不靳 俞旨  
以臣謏劣遭遇



聖明是臣致身之初亦臣報母之會也爲此不避  
瑣瀆比例控奏伏乞 勅下禮部轉行查勘如  
果臣言不謬 特賜旌表則庶婦蒙休爭羨靡  
他之節并群工在位益敦不貳之忠將見政化  
又隆豈徒閭閻激勸而已至於臣者素稟臣母  
之清白以作

皇上之驅馳雖高厚難酬而捐糜有日臣無任激  
切懇 恩之至

代胡進士陳情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旌揚母節以廣孝治事臣以僻壤孤生荷蒙  
皇上作人之化叨中今科進士致身伊始志切捐  
糜何敢輒以私請而臣實有一腔隱痛念母節  
之久湮媿顯揚之無地者安能嘿嘿飲涕而不  
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臣允恭原籍係貴州石阡府先臣某



任施州衛經歷娶臣嫡母陳氏後以無子娶臣  
生母楊氏臣母雖由置遙實閑內則事臣嫡母  
與臣祖母某氏極其孝敬祖母嫡母皆憐而重  
之不幸先臣於某年某月歿於施州時臣生母  
年二十一歲生臣某甫及三載天涯孤宦旅襯  
蕭然臣母實欲以身從死痛臣呱呱係胡氏之  
一綫母死而臣不能獨生爲臣哺糜勉進水漿  
迨扶柩還家驚魂未定祖母嫡母復相繼下世

經紀大事撐持門戶惟臣母一人而內釁生於  
同室則有鴟鶚取子之謀外難起於強梁又有  
鼠牙速訟之事遘閔受侮有臣之所不欲言與  
不忍言者然而守土巡歷之官與縉紳父老之  
口莫不謂胡氏有婦冰霜歷盡金石不移幾於  
鐵中之錚錚人倫之表表矣至臣母所以撫臣  
而誨臣者雖慈愛倍隆而義方不廢臣不敢遠  
引丸熊晝荻之風粉飾點綴而臣當年所讀之



書則臣母血漬淚痕斑斑猶在臣至今見之心  
痛如剗卽臣於萬曆乙卯科濫叨鄉試第一而  
臣母策勵時勤務期得當

明主以豎尺寸之效朝撕夕警三十年猶一日也  
臣旣策名在廷臣母之心亦已少慰且臣奉臣  
母不貳心之教無敢失墜或得漸徼通綸以爲  
光寵但孀居寂寞人情所最不堪而臣母所遭  
艱難辛苦又迥出于常情之外者今拮据半世

憔悴不支甫踰六十之年已種種有衰徵矣若  
不亟爲表揚使苦節者日久沉埋將何以維風  
勵俗而爲子者有懷緘嘿安望其移孝作忠是  
臣不獨臣母之罪人亦

皇上之罪人也伏讀大明會典一款民間寡婦  
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  
門閭今臣母見年六十一歲守節四十年例實  
相符况有歷任本府提學道巡按御史等官旌



公槐集  
獎在卷可備勘覈又查得三十八年吏部進士  
顧師曾等四十四年通政司進士王公弼等以  
母節請今年同科進士王振奇以母孝請

皇上錫類之孝高於千古凡諸陳乞隨賜 批發  
臣之情事豈後諸臣爲此不避瑣瀆瀝血控奏  
伏乞

勅下禮部轉行本處巡按查勘如果母節有徵臣  
言不謬照例旌表不特匹夫匹婦共知從一之

貞從此資父事

君益敦在三之節其於政化良非小補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

公槐集卷之一

終

卷之一

七

大隱堂



公柳集

卷二 目錄

大





